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十三

涇 胡承琪

檜

羔裘

序云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黃氏樞曰好絜其衣服亦非大惡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檜君必有大不可正救者不止於此大夫不忍言其君之過而特曰逍遙遊燕此其微意也作序者謂大夫以道去其君可謂深于詩矣姜氏廣義曰檜國褊小迫于強大王室衰

微漸相并吞觀鄭桓公之欲逃外則知當日之時勢矣乃  
逍遙遊燕飾其衣服孟子所謂及是時般樂怠傲者大夫  
以國無善政不用其言而去之去之而又思之且告之故  
以冀君悟可謂得去國之道矣虞東學詩曰此篇序下之  
言有功於序者甚大序稱大夫以道去其君而詩言其君  
服御之美而已非有大無道之事不能一朝居之勢也何  
以切切然憂傷是悼哉讀後序云云乃知檜君直安樂公  
之流其後人恃險驕侈蓋其家法使然大夫有心能無去  
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

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虞東學詩曰箋據玉藻狐裘注謂檜君以祭服爲朝服蘇氏以狐白爲諸侯朝天子之服檜君用以視朝案鄭注狐白止言天子其謂諸侯朝天子亦然者乃是孔推鄭意如此非鄭說也陳祥道方慤則皆以狐白爲燕服經既不著所用而論語言狐貉之厚以居陳方說固未可廢承琪案此說非是秦風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毛傳明云狐裘朝廷之服箋引玉藻以爲狐白亦云諸侯狐裘並非止言天子此箋則以爲黃衣狐裘者疏云諸侯之服狐白裘惟在天子之

朝耳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絮而已故鄭氏以朝服燕祭服朝之說自不可易蘇氏以此狐裘爲狐白固非至終南錦衣狐裘與黻衣繡裳並言黻爲冕服則狐裘之非燕服可知陳方說尤非是

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正義曰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承珙案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之時雨雪三日雨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此似諸侯之朝亦得衣狐白者然未必爲禮之正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耀然後見其如膏案如膏猶鄭風之如濡彼傳云如濡言潤澤也此亦謂其裘色鮮

美故日光照之如脂膏之潤澤然卽此已可見其服以逍  
遙故不加禮服之裼衣而裘毛乃得與日光相照曜矣  
何氏古義曰上言以朝次言在堂則游燕之後尙有視朝  
適寢之時今并其以朝在堂者而亦無之則自辨色而起  
以至竟日皆游燕也劉氏詩益曰末章但言羔裘不及狐  
裘者見其逍遙游燕之日多而視朝之日少耳或曰狐裘  
視朝雖非正服然尙爲政事而設若羔裘逍遙其失益甚  
故末章惟舉其重者言之

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正義曰哀悼者心  
神震動故爲動也與箋哀傷同承琪案張詩躬自悼矣傳

云悼傷也方言廣雅皆有此訓此傳云悼動也則從雙聲  
爲訓鼓鐘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妯亦與悼聲義相近此  
傳訓悼爲動疏謂心神震動似與說文悼訓懼有合然箋  
以哀傷申之似非懼意竊謂古慟字只作動論語子哭之  
慟釋文引鄭注云變動容貌周禮大祝九辨四曰振動杜  
子春云動讀爲哀慟之慟葉鈔周禮本二  
慟字俱作動然則悼動也卽  
慟字故鄭申之以哀傷歎莊子山木篇  
振動悼栗

### 素冠

序云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此詩毛鄭異說毛以首章素冠  
爲練冠次章以素冠故素衣末章素鞵則無傳鄭以三章

皆言大祥於素冠引玉藻縞冠素紕於素衣引閒傳朝服  
縞冠朝服素裳故通稱素衣於素鞵云鞵從裳色孔疏申  
鄭有三布不當名素一也刺不能三年當先思其遠不當  
思其近二也不能三年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謂全  
不見練冠是葢卽釋服違禮之甚序不應止於刺不能三  
年三也王肅孫毓皆以箋爲長宋儒呂記從毛嚴緝從鄭  
承琪案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又云士之齋服有  
元端素端以素與元對卽是白素之素玉藻年不順成則  
天子素服乘素車素服與素車連文更不得謂經傳言素  
皆是白絹郊特性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是則喪



服稱素明矣且朞而小祥乃服練冠練衣至大祥始除詩  
人不見此服自是當時不復行再期之禮故云不能三年

呂記引曹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鑽  
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古之不  
能三年者  
意皆如此若以素冠爲大祥之後則呂記云除喪之縞冠

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必謂刺不能三年者  
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殊不知近尙不能何論於遠若  
以素冠非練冠而素衣專指祥祭之朝服素裳無論轉裳  
爲衣近於遠就卽此不能三年者豈其既祥而練已及再  
期而獨不行大祥之祭乎至朞而釋服卽是不能三年何  
必定是三年將終僅少月日

郝氏敬曰素冠主練冠爲疏  
是能練冠則能三年矣

釋傳云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而申鄭又云朞卽釋服避禮已甚今玩詩言傷悲蘊結其感甚深若果三年將終僅少月日則魯人朝祥莫歌夫子亦但曰踰月則善詩人願見之意亦何至如此其急急乎又案毛於素韠無傳者自與素冠素衣同例皆爲練後所有不得以禮文不備疑爲練服之所無孔疏謂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此未必果得傳旨卽如所云亦以首言旣練終言大祥從初嚮末爲順若箋說素冠在大祥之後素裳素韠當祥祭之時疏謂先思祥後卻思祥時殊於文義不順

勞心博博兮傳博博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見虞東  
學詩曰舊以博博屬詩人然三句文勢直下正言素冠之  
人思慕專一有終身之痛也傷悲蘊結乃詩人自言故以  
我字別之承琪案勞心傳不明所指鄭箋乃屬之詩人然  
傳以素冠爲練冠則樂樂博博者正所謂練而慨然也毛  
意似當以憂勞指素冠之人孔疏乃誤以鄭義爲毛義耳  
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  
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案歸當讀如吾誰與  
歸之歸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詩蓋言欲得行三  
年之人與之同歸於厚下文聊與子如一猶言與之一志

同心行此禮以救敝俗耳箋以爲歸其人之家固泥正義釋傳又謂同歸已家觀末章傳引子夏閔子騫事以過不及者皆當一之以禮知上文同歸必非歸家之謂箋以如一爲與之居處觀其行亦非

願與子如一兮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循循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

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正義曰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  
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  
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  
竝爲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  
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檀弓疏云家語及詩傳與此不同  
當以家語詩傳爲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  
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熊氏以爲子  
夏居父之喪異故不同也承琪案淮南繆稱訓閔子騫三  
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正與毛傳  
合詩疏所云父母異時則熊氏說也說苑修文篇引此事

亦與毛傳略同但又以子路爲子貢許氏名物鈔云夫子於門人未有稱其字者恐毛公所傳或誤不知此由記事者便文致然耳古書經秦火後傳聞異辭不必執此以非彼

濕有萋楚

序云濕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正義曰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承琪案序下箋以狡狴淫戲解恣字首章箋亦但云疾君之恣則似鄭所見序本無淫字但詩以無家無室爲言故序謂思無情慾者自困學紀聞云檜有疾恣之訓引周語富辰曰檜之

亾由叔姪何氏古義陸堂詩學遂據此立說欲求所疾之人以實之鑿矣

此篇傳語甚簡詩旨難以遽明惟以首二句爲興訓天爲少沃沃爲壯佼則子字自當指人不指萋楚可見者如此而已鄭箋申之興意自瞭但以銑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不妄尋萋草木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愆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則全篇皆屬正興取義稍迂惟呂記謂萋楚枝柔牽蔓比人之多愁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爲赤子之心至長有室家而後爲所牽蔓則於文義較順戴氏續詩記曰隔有萋楚疾其君

恣欲至于弱不自持也漢成帝欲老於溫柔之鄉委身釋  
命莫知所主若萇楚之類是也語有云人不婚宦情欲失  
半惘然無知

此訓知不依爾雅非是說見後

室家未立童心可樂也萇楚

始生其光沃若及其有枝有華牽蔓輒弱不能扶持但見  
困苦憔悴爾夫亦何樂之有此與呂記略同而尤爲融浹  
集傳謂政煩賦重似與王風兔爰小雅若華意近但以爲  
賦體而謂民歎不如草木之無知則以子指萇楚而無家  
無室語意難通黃氏日鈔已辨之矣

嚴氏質疑曰有狐之  
之子集傳亦即指狐

狐無衣裳萇楚無  
室家說皆未可通

隰有萇楚傳萇楚鈹也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萇楚一



名銚弋本草云銚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  
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  
嚴輯引陸疏葉字下  
多如桃而光尖五字  
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  
引蔓於草上承琪案中山經豐山其木多羊桃狀如桃而  
方莖可以爲皮張郭注云一名鬼桃治皮腫起神農本草  
經羊桃一名鬼桃一名羊腸名醫別錄云一名萇楚一名  
御弋一名銚弋陶注云山野多有似家桃又非山桃子小  
細苦不堪噉花甚赤詩云隰有萇楚者卽此也蓋萇楚之  
爲羊桃固無岐說惟陸氏云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與鄭箋  
不妥尋蔓正相反陸氏又云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

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陸  
所言甚詳當得其實鄭箋取喻迂闊且與所言其枝猗儺  
而柔順者又自相戾矣

猗儺其枝傳猗儺柔順也經義述聞曰萇楚之枝柔弱蔓  
生故傳箋並以猗儺爲柔順但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亦  
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隔桑有阿其葉有難  
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  
辭九辨曰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  
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爲盛貌  
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詩也承琪案猗儺固可以美盛

言而亦未嘗無柔順之義高唐賦東西施翼猗猗豐沛此

固近於美盛若上林賦之紛溶劑蓼猗猗從風

張揖曰猗猗猶阿那

也考工記鄭司農注兩引皆作倚移從風說

南都賦阿那

文移禾相倚移也此倚移亦與柔順義近

蕭茸風靡雲披漢人詞賦多本詩騷此皆狀草木之柔靡

則不得以猗儺爲專指美盛又司馬相如大人賦又猗猗

以招搖

張揖曰猗猗下垂貌

揚雄甘泉賦夫何旗旒邳偁之旖旎也

王褒洞簫賦形旖旎以順吹兮又云其奏歡娛則莫不憚

注云阿那腰

漫衍飢阿那腰腰者已

得泥於美盛之訓蓋隰桑之阿難爲美盛萋楚之猗儺爲

柔順言各有當傳義不可易也至華實皆附於枝枝旣柔

順則華與實亦必從風而靡雖概稱猗難不妨  
樂子之無知箋云知匹也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  
無室故知此宜爲匹也陳氏稽古編曰爾雅知匹語殆專  
爲此詩注脚故康成用之宋儒以其驚俗仍解爲知識義  
承琪案釋詁知儀爲匹皆以疊韻取訓如流求干扞之例  
皆見於詩爾雅本釋詩書故傳箋依用之後人以義非習  
見而蔑棄古訓者多矣

匪風

序云匪風思周道也首章傳云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  
周道周之政令也詩序辨說從歐陽本義謂詩言周道但

謂適周之路如四牡之周道倭遲耳序蓋不達此意李氏  
集解曰據詩以國小而思周道則不應爲道路之道此語  
足以斷之何氏古義曰此如孔子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  
之是也至潛夫論云匪風冀君先教也古義云所謂先教  
未詳其旨承琪案王符此論誤以逸周書所云高辛氏有  
鄩之君當國風之檜其本已譌尚何足信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颯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  
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臣聞古者  
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  
周道中心慙兮

師古曰慙  
古世字

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揭揚者蓋傷之也此所引說蓋卽內傳之說與毛義合一以爲非古一以爲非有道皆傷今而思古也李解謂毛氏強增有道二字非詩本意不知傳有道卽指周道言之何云強增乎宋人於此詩各自立說張子曰人之不安如風中車上歐陽謂顧瞻周道非是爲風之飄發車之嚙傷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寤蘧氏曰匪風也而乃至發發匪車也而乃至傷傷董氏以爲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然毛韓師說相承其說甚古不宐矣改又韓詩外傳云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甯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

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揚

古義引此作揚字此據誤本檢影鈔元刻本仍作揚

兮顧瞻

周道中心怛兮可見此詩言風言車皆與周道關係非泛言不安之狀或又謂古字匪彼通用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揚揚然意義殊淺不如從傳爲得

何氏古義曰說文無揚字當依前漢書作揚云高舉也車升高則在車上者必震盪而不安此亦車中卽事之語承琪案廣雅亦云揚疾也衛風伯兮揚兮韓詩作揚文選注引韓詩曰揚桀佹也疾驅貌與毛此訓正同白帖十一引此詩又作匪車揚兮可知揚揚古同字說文揚去也疾驅者有去義則此揚字或當爲揚之借字卽從漢書作揚而以

爲高舉亦謂其疾驅揚起耳非有異義也

誰能亨魚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稽古編曰周自文武以來以優柔寬簡爲治此周道也厲王時變爲嚴急監誦耑利民焦然不安生故詩人思得一仕於西周者告以周之舊政令使以亨魚之法爲治民之道也老子云治大國若亨小鮮意與毛傳正同後儒言詩略於訓義亨魚之說箋疏俱無發明遂無有過而問者翁氏附記曰陳氏此說甚暢然疏中明言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此固已發明傳義矣玩末章首句著意亨魚則前二章匪風匪車



二句俱宜重讀若如集傳之說則皆不著重首句矣

漑之釜鬻傳漑漑也鬻釜屬釋文漑本又作漑古愛反案  
漑乃水名非漑義說文手部漑漑也引詩漑之釜鬻是毛  
詩本當作漑正義曰釋器云鬻謂之鬻鬻釜也孫炎曰鬻  
東謂鬻爲鬻涼州謂鬻爲釜郭璞引詩云漑之釜鬻然則  
鬻是鬻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鬻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  
故連言耳釋文引說文鬻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鬻  
曰鬻陸意從許以合毛傳鬻爲釜屬之訓卽說文一說爲  
鼎亦曰若鬻而非卽鬻不必如孔疏亨魚用釜不用鬻之  
疑楚辭九歎云爨土鬻於中宇王逸注云鬻釜也亦與毛

許義同

誰將而歸懷之好音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而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承琪案說苑善說篇蘧伯玉使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及見楚王曰楚最多士而不能用人云云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車二乘追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釜鬻孰能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此亦謂求賢輔治之意與傳箋義合

毛詩後箋卷十三終

毛詩後箋卷十四

涇 胡承珙

曹

蜉蝣

序云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云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其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註本有未詳其正也按勘記云集注是也觀前譜正義蜉蝣序云昭公昭

公詩也是正義所見鄭譜左方中不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釋文所見乃誤本因此而去此序昭公字耳翁氏附記曰朱子改刺昭公爲刺時人義亦相通第詩本詠歎之辭非如史傳之文得所指實安能必於本篇中確有可考而後信乎序旣云昭公則卽是可考凡讀詩序皆如此

何氏古義曰范蔚宗云葛屨屨霜傲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賒與奢通范氏補傳曰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羔裘曹之變風始於蜉蝣羔裘刺絮其衣服蜉蝣刺好奢亦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政治序詩者以其道

遙游燕而知其必不能自強於政治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然不能自強猶愈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蜉蝣之羽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段氏懋堂曰猶當作獨承琪案此傳言蜉蝣朝生莫死而猶美其羽與曹君危亡將至而猶務於奢耳作猶義本可通不必改獨嚴氏質疑謂毛傳似反以昭公不能修飾衣服爲不如蜉蝣失詩意此可謂不善讀傳者

衣裳楚楚傳楚楚鮮明貌說文黼會五采鮮色引詩曰衣裳黼黻段注云黼其正字楚其假借字也蓋三家詩有作

黼黻者如毛革韓翊之比陳氏稽古編曰每章第一句以  
蜉蝣起興第二句卽指昭公若作比體以全章皆指蜉蝣  
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復乎且泛以衣裳借  
言猶可也確指爲麻衣愈不得以蜉蝣當之矣況蜉蝣黃  
黑色此爾雅郭注而集傳遵用之者也黃黑色而云如雪  
可乎承琪案秦策不韋使楚服而見高誘注楚服盛服此  
卽用詩楚楚之義次章采采衣服傳云采采衆多也文選  
鸚鵡賦注引韓詩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沈氏清  
瑞曰詩  
考以此條入大東改祭  
祭衣服以就之非是夫曰衆多曰盛貌亦必非指蜉蝣  
之羽可知蓋集傳於此以興爲比誤與周南螽斯篇同

於我歸處翁氏附記曰每章末句諸家皆未明白箋疏云君將於何依歸此於我字竟拋荒矣且以我字指我君言文義未順呂記嚴緝皆云其於我歸處乎竟似欲以作詩者自任爲君所倚尤未安矣朱氏鶴齡引鄧元錫說謂末句是約奢之義鄧云志競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歸說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於語意更不協惟蘇頌演曰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處此說得之承琪案此但將二句連讀自明謂心之所憂者於我乎不知所歸處也表記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正義云此詩言曹君好潔其衣服不修政事國將滅亾故賢人之心憂矣說舍



也國既滅亾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解詩於我二字文義最合詩疏乃依箋爲說耳至三章於我歸說箋云說舍息也釋文說音稅此鄭義也又云協韻如字則讀爲言說之說故黃氏佐凌氏濛初皆謂欲其人之依歸於我而教誨開諭之夫在朝者既皆小人矣尙何誇諭之有至表記引此詩注云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釋文說音悅正義以爲引詩斷章承玳案表記引詩之意承上問寒問飢之類言有口惠者必有其實故云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猶言生於我乎館於我乎殯也所引詩歸說仍當作稅舍解康成注禮似不如箋詩之當毛傳但於次章訓息爲止而歸

處歸說皆無傳必以其義大同舉中以該上下耳

蟬蛸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埤雅蟬蛸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掘閱得玉王氏總聞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虞東學詩曰箋云掘地解閱者蓋蛸蛸生土中掘地而出開解其穴如開戶然故云掘閱小正續注引此詩閱猶門也詩故云讀管子掘閱得玉始知閱與穴通稽古編曰今管子竝無掘閱得玉語惟山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閱而得龜者房注云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閱豈掘閱得玉別見他篇而近本逸之乎詩小學云古閱穴通宋玉風賦枳句來巢空

穴來風枳句空穴皆重疊字空穴卽孔穴善注引莊子空  
閱來風司馬彪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老子塞其兌閉其  
門兌卽閱之省假借字也說文堀下引浮游堀閱堀閱是  
雙字猶孔穴言蟬出孔穴中也傳云容閱卽史所謂容  
頭過身孟子事是君則爲容悅容悅卽傳之容閱也箋云  
掘閱掘地解閱二掘字皆堀之譌鄭意謂出於堀中而解  
脫變化說閱與毛異承琪案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  
開解而容閱義亦通是孔所見他本箋有作鮮閱者故釋  
傳容閱爲形容鮮閱但傳云掘閱容閱則容乃解經掘字  
何得謂爲形容段以容閱爲容悅與正義閱者悅悻之意

相近亦非是鄭箋掘地解闕掘當訓穿闕當讀脫謂穿地  
解脫而出卽說文引作掘云突也亦謂穿地突起若如段  
說掘闕但作孔穴解則蟬蛻孔穴殊不成語蓋解闕猶言  
解蛻說文蛻它蟬所解皮也廣雅釋詁蛻解也山海經中  
山經峽山多空奪注云空奪卽蛇皮脫也然則傳云容闕  
者容疑作空闕亦讀脫掘空闕脫以聲爲訓傳箋義同非  
有異也

麻衣如雪傳如雪言鮮絜箋云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  
朝夕則深衣也何氏古義曰諸侯夕深衣所以言麻衣者  
蟬蛻朝生莫歿君服麻衣則薄莫之時而蟬蛻之生亦不

久矣甚危之至也承琪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注云麻衣白布深衣蓋古者布衣皆謂之麻衣諸侯朝元端夕深衣此本禮之定制未見其奢箋以朝夕變易衣服爲奢非是惟深衣以十五升布而鍛濯灰治之詩言如雪者見其功之至精猶檜風刺好絮衣服而云羔裘如膏羔裘亦人君所宜服但狀以如膏則見其君不留意政治而惟於衣服之閒力求精粹侈心之萌卽在於是若非所當服而服之是僭而不徒奢矣

倅人

序云倅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陸堂

詩學曰石林葉氏言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衛宏詩序至魏始行也愚謂左傳晉文入曹數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宏說似乎有因若以國語參之頗覺其謬晉語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楚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案楚成王之立在惠王六年曹共公之立在惠王二十五年晉公子如楚在襄王十四年楚成與曹共雖爲同時然豈有曹之新詩而楚君已成誦在口者俟人之刺共與蜉蝣之刺昭序說似皆未可從承琪案葉氏之說與六經輿論詩序辨語同陸氏更據國

語以疑刺共之說不知風謠之作列國流傳曹詩偶傳於楚而成王誦之亦事所恆有僖二十四年左傳鄭子臧好飛鵠冠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此記當時君子之語亦正與曹共公同時又何疑於楚王之成誦乎至宋儒據范氏謂詩序出於衛宏遂疑此序乃宏附會左傳爲之不知毛傳於三百赤芾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經文惟言赤芾而傳益以乘軒與左傳合足見毛以前經師相承爲刺共之詩必非衛宏之所能附會矣

彼僕人兮傳僕人道路送迎賓客者言賢者之官不過僕

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正義曰天子之官侯人是上士下士諸侯侯人亦應是士此乃身荷戈祿謂作侯人之徒屬非侯人之官長承琪案此因周官侯人職云治其禁令以設侯人鄭注謂選士卒以爲之卽引此詩故以此侯人非其官長然傳明云賢者之官則卽以爲侯人之官長率其徒屬以防備姦先是亦屈于下條未嘗不是遠君子也李解引程蘇之說謂侯人祇守疆場而共公寵之使服卿大夫之服集傳本之以以彼其之子卽指侯人此於三百赤芾語不可通豈此三百者皆由侯人而升服大夫之服曹之侯人不應如此其多也玩經文兩彼字正相對照傳於



彼其之子云彼彼曹朝也則上彼字專指侯人言一則奔走道涂一則委蛇朝宁或遠或近彼此相形語意分明無庸岐解

何戈與祓傳何揭祓也馬融廣成頌祓父狂擊章懷注云祓亦父也說文祓父也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祓詩曰何戈與祓禮記樂記行其綴兆注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疏以爲齊魯韓詩呂記引董氏曰崔靈思集注亦作綴承琪案祓字从父祓之爲父其本義也許氏以其从示聲故又有高縣羊皮一義縣羊皮者蓋卽用父懸之以爲揭

示揭示卽表也祓有表綴之義三家詩或有借綴爲祓者而鄭氏注禮卽用以證綴之爲表耳實則其器爲笈其名爲祓其義爲綴非祓與綴有二物也國語單襄公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開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則是何戈與祓者卽負弩矢先驅之意然曰爲導則戈殺不獨以防姦或并用以表道歟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傳鷦滂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鷦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鷦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禮記表記注云鷦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

子以稱其服爲有德正義云詩注言鵜鳥在梁必濡其翼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所注不同也承琪案經文不濡不稱語意相應以鵜在梁則當濡其翼而乃不濡之子在位則當稱其服而乃不稱蓋用物理反常爲與也禮注似非詩旨傳云梁水中之梁見鵜既在水中無不濡其翼味者與意重在不濡不必更於梁求解韓昌黎集注引施士丐詩說云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歐陽本義卽用其說呂記嚴緝皆從之然就梁竊魚亦非詩中本旨不如傳箋取與爲合又案表記注

以鵓之不濡其翼爲善似以不濡反與不稱故李氏詩所云水鳥而在梁則能不濡其翼設他鳥居之則濡矣以與不稱其服者此亦非是漢書五行志云鵓鵓卽汙澤也或曰秃鷲小雅白華有鷲在梁箋謂鷲性貪惡北史魏明帝獲鷲於宮中養之崔光諫云貪惡之鳥埜澤所有黃初中鵓暫集而去猶以爲戒云云可知鵓與秃鷲同爲惡鳥此詩取興必非以鵓爲善楚辭九思云鵓集兮帷幄章句言小人在尊位亦是以鵓喻小人也

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李氏集解曰歐陽破毛鄭以謂徧考前世詁訓無

久厚之訓然歐氏之說則以爲婚媾之義貴賤匹耦各以其類彼在朝小人不從羣小居卑賤而越高位是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說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珙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媾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二引白虎通義云媾厚也重婚曰媾也故詩疏以重昏媾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語晉公子如楚成王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實旅百既饗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

子不遂其媯郵之也夫郵而效郵又甚矣效郵非義也

章註

云媯厚於其

寵也郵過也詳楚子引詩之意蓋謂九獻庭實是厚也而

又殺之是不終其厚與曹詩所云不遂其媯者其過同矣故其下云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是則所謂終其厚矣據此則此詩之解自以毛鄭爲正言小人竊祿高位可謂厚寵然而無德以居之將不能久厚於其寵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隲傳蒼蔚雲與貌南山曹南山也隲升雲也箋云蒼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稽古編曰詩兩言朝隲蟻竦之朝隲虹也爲將雨之徵候人之朝隲雲也爲小雨

之驗木華海賦蒼蔚雲霧正用曹詩語張子厚解朝隋爲  
登山伐木誤矣至蒼蔚正指朝隋婉孌正指季女文義相  
應也朱子分蒼蔚爲草木朝隋爲雲氣亦未當承琪案末  
章四句自傳箋外諸家之說多以上二句喻小人之繁盛  
下二句喻君子之困窮但於蒼蔚必取草木鬱盛爲義蓋  
因二字皆從艸故云然耳說文蒼艸多兒从艸會聲詩曰  
蒼兮蔚兮此字與毛同而義仍異毛以蒼蔚爲雲興者謂  
南山朝隴如草木蒙茸朱氏通義引呂覽山雲草莽爲證  
是也說文女部云媿女黑色也从女會聲詩曰媿兮蔚兮  
此或三家詩本有作媿者或本作讀若詩曰蒼兮蔚兮而

今說文有脫誤要之於詩義無當也

鳴鳩

序云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張氏詩  
賈曰凡詩稱君子者單言已足淑人與君子竝稱惟小雅  
鼓鐘與此篇耳蓋非實指其人故連舉淑人君子以寓其  
懷念之情則當定爲思古人之作而非現在也稽古編曰  
援古刺今詩之常體不獨鳴鳩然也晦翁以爲是美非刺  
徒以詞而已況末章曰胡不萬年蓋思之而不得見若曰  
天何不假之年使至今存也思古之意顯然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傳鳴鳩結鞠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



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承琪案鵲巢序亦云德如鳩鳩蓋鳩鳩均一之德經師相承其說甚古此傳朝莫上下之說亦必目驗而知如鵲性不樹止桑扈不啄粟之類古人博明物理究極羣書非可據所不見妄生疑異荀子勸學篇云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此毛詩所出也說苑反質篇引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

此蓋出三家詩傳列女魏芑慈母傳引詩首章云云言心  
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語與  
說苑略同韓詩外傳云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繇禮莫優  
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  
子務結心乎一也淮南詮言訓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  
心不一也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  
也君子其結于一乎後漢書鮑宣傳云天子牧養元元視  
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據此則三家詩及諸儒之說皆與  
毛同真古義也歐陽本義乃謂子之七及在梅在棘在榛  
皆爲鳴鳩用心之不一謬矣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段懋堂曰上箋執義當如一下箋執義不疑此言執義一文句相承當亦箋語非傳語今本標起止作傳是正義本已誤承琪案段說是也儀之爲義毛時通用故不更爲儀字作訓後漢時則禮義之義與威儀之儀截然各異故鄭於人而無儀則云儀威儀也於此儀則云儀義也悉爲分別如此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作其義一兮此始因箋說而改然惟言執義一則所包者廣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

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其末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如一尤有明證後儒多以容儀解之隘矣且在次章其帶其弁乃言其容儀服飾耳

其儀不忒傳忒疑也案忒之訓疑他無所見惟爾雅釋詁有賁疑也古忒字多借賁爲之或轉譌爲貳亦譌爲貸說文具部貳副益也貸施也貳从人求物也皆於疑義不相近心部忒更也忒失常也忒忒蓋本一字故釋詁貳疑也字當作忒或以聲近借貳又以形近譌貳郭註釋詁遂謂有貳心者皆疑惟毛所據爾雅本作忒故直訓忒爲疑陸

氏於釋言爽忒也始為忒字作音則所見釋詁必作貳疑也  
也可知詩正義以忒疑為釋言文者言乃詁字之譌但又

云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則不獨所見爾雅作貳疑也即

所據毛鄭詩本亦必有借貳為忒而轉譌作貳者禮記緇衣引詩

其儀不忒釋文云忒本作貳然詩中如士貳其行無貳爾心傳皆不訓

疑又忒與棘國為韻古韻皆之部入聲與貳字為脂部去

聲者本不相通也緇衣云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

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曰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此尤足見毛傳以忒為疑誠確詁矣

正是四國傳正長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言

任爲侯伯按勘記云闕本明監本毛本傳正是也小字本相臺本是作長考文古本同案長字是也段云正是也不馱鄭乃易爲正長也下章箋正長也三字蓋本在執義不疑上承琪案段說是也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訓當作文則

釋詁

孔所見本已誤矣呂覽先己篇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荀子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注云或曰起按然後也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據此引詩皆謂正身以正國與毛傳訓正爲是義同說文  
正是也从止一以止是直也从日正故左傳曰正直爲正  
毛義甚精不必改訓爲長

### 下泉

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詩序辨說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倅人而  
遂以爲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承琪案此  
非通論也共公寵任小人羣邪用事則其侵刻下民勢所  
必至獻狀之討固由自取然晉人執其君分其田以其私

憾敗國於民虐亦甚矣詩人憂之而思明王賢伯者所謂  
養不恤其糈而憂宗周之隕何得云天下大勢非曹公之  
罪邪呂記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檜曹何也曰  
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  
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  
獨切也戰國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  
以此二詩驗之益明

冽彼下泉傳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  
日栗冽字從欠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段云大東傳冽寒  
意也唐石經誤作泐詩本音從之考易井泐字从水列聲



清也詩冽彼下泉有冽洿泉字从欠冽聲寒也東京賦元泉冽清薛注澄清貌善注引冽彼下泉誤承琪案詩取興之意重在寒泉之浸物故大東亦曰有冽無浸許氏名物鈔云泉以潤物然必於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於寒則不適於用而徒以浸彼稂蕭著草而又傷之耳於以見王澤不下流而所被之政非澤也此說頗合詩旨嚴緝乃謂此冽字當從水與大東異誤矣

浸彼苞稂傳苞本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說文節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蓋節段注云當作禾粟之莠詩爾雅音義皆引說文采作莠當據以訂正生而不成謂

不成莠也不成謂之童莠已成謂之莠此莠二字連屬之義云禾粟之莠者惡其類禾而別之也陸璣疏云禾莠爲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粱今本莠作秀誤承琪案段說是也說文莠下又云禾粟下揚生莠也莠與莠皆連禾粟言之正以其似禾粟而非禾粟耳大田不根不莠傳云根童粱也莠似苗也若分爲二物然諸書多言莠能亂苗不及莠者正以莠并不成爲莠也陸疏云禾莠爲穗而不成者禾莠亦謂禾中之莠李氏集解引陸疏正作禾莠郭注根童粱以爲莠類是已邵氏正義云根爲穀之有稈而無米者南方農諺謂之扁子禾不能成實則爲根豐年則

無之大田所以言不稂也稂雖無米亦稍有米皮今南方用以飼鶩又以飼馬魯語所謂馬餼不過稂莠也至於下泉之詩則舉童梁之得水而病以見嘉禾之不殖并及蕭著以見庶草之盡卒章言黍苗之盛陰雨之膏嘉穀自無稂莠此詩人追思盛治所由寤歎而不能忘也今案稂爲莠類左傳伯有之門上生莠其爲陸草可知故毛云非漑草得水而病也邵氏云農家穫稻簸而揚之以去其稂則誤稂爲稻種若本係稻種正與水相宜不當取爲民困之喻總由誤以稂爲禾之秀而不實因又誤爲稻種耳

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正義謂下章蕭著皆是野

草此不宐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稽古編  
曰孔申鄭義尙有未盡下泉浸物本喻虐政困民蕭以祭  
著以筮皆草之可貴故恐其傷稂爲害苗之草鋤而去之  
唯恐不盡何反以見傷爲虐乎鄭意或因此故破稂爲涼  
涼爲草名無他典可證康成當別有據耳承琪案陳氏以  
蕭著爲可貴之草故疑稂非稂莠之稂嚴緝則謂泉流不  
灌良苗而所浸乃稂莠蕭著之野草詩所詩貫遂皆以爲  
惠及小人之喻不知經文但以下泉曰冽則不如陰雨之  
膏苞稂曰浸則異於黍苗之芄兩相比照其義自明稂蕭  
著黍皆以喻民政異而民非有異也至箋破稂爲涼正義

曰釋草未見草名涼者不知鄭何所據考釋文稂徐又音  
良說文蕒艸也从艸良聲史記司馬相如傳其卑溼則生  
藏蕒蕒葭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蕒蕒尾艸也索隱引郭璞  
云蕒尾似茅爾雅孟狼尾注云似茅今人亦以覆屋然則  
蕒尾卽狼尾矣陸疏云蕭一名牛尾蒿狼尾牛尾二草蓋  
形相似者說文云著蒿屬陸疏云著似蕒蕭則著與蕒蕒  
亦同類相似鄭云涼草蕭著之屬者豈卽爾雅之狼尾歟  
四國有王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正義曰莊二十三  
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  
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承琪案傳釋有王云諸侯有事

是四國有王言四國有勤王之事凡會盟征伐皆是而朝聘亦在其中商頌莫敢不來王左傳宋公不王國語荒服者王此謂朝覲也襄十九年左傳云以蕃王室王事無曠則凡勤王之事所包者廣矣惠氏詩說曰風之言王者五衛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爲王前驅晉詩曰王事靡盬秦詩曰王子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國有王皆編詩之微旨也下泉序謂共公共公於魯僖九年卽位是時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幾于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思王與郇伯也

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郇侯  
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正義曰二伯述職謂東  
面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鄭云州伯  
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  
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惟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  
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承琪案經傳亦未有郇侯爲州  
伯之文惟竹書昭王六年錫郇伯命此或郇侯之後繼世  
爲方伯者毛以爲東西二伯當時亦必有所據此詩末章  
四語與小雅黍苗首章略同彼云召伯卽召穆公觀大雅  
江漢所言召穆公在宣王時受九命圭璜鉅鬯之錫明是

繼其祖召康公爲東面大伯故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正義曰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兼卿士耳以彼證此彼召伯爲大伯此郇伯亦當爲大伯矣況一州一牧二伯佐之祇各治其當州諸侯左傳桓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水經注汾水又西逕荀城古荀國也又云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是則郇侯封國在冀州之境若爲州伯祇治其當州諸侯未必遠及兗州之曹曹人何爲思之此必爲東面大伯曹國在其所轄如召南之



思召伯云爾

毛詩後箋卷十四終